

他是一抹阳光

□张红

“会来吗？小俞会来吧……”冬季的周日，阳光灿烂的下午。86岁的刘奶奶像往常一样，靠在门口的沙发上望着前方的路。20年了，老人已经习惯这个时间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。

阳光透过门口的银杏树，洒下斑斓的光线。“妈，今天老俞可能不会来了，他很忙的。”六十出头的儿子老胡嘟着嘴，出出进进了好几趟，始终没有见着老俞，便安慰着老娘。他明白，冬季来临，老俞肯定忙得不可开交，顾不上来看老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

奶奶神情落寞下来，眼睛仍然望着前方，目光里透着希望。

母子俩口中的小俞，老俞名叫俞仙芳，是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赭山派出所红梅社区的片儿警。奶奶住在红梅新村，20年前发生的一事儿，让老人跟俞仙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奶奶居住的这栋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，共有4层，她和儿子住2楼。20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奶奶家厨房的下水道忽然爆裂，顿时，污浊的脏水倾泻而出，家里汪洋一片。

不得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奶奶和儿子急得六神无主。

儿子赶紧用抹布堵住出水口。母子俩不知道该怎么找哪个部门解决，想到“有困难找警察”，于是，母子俩来到赭山派出所报警求助。



由于“520”谐音“我爱你”，所以围绕它所发生的故事大多浪漫而温馨。在我现场采访的公安交警新闻报中，也有一件事与“520”密切相关，虽然我并没有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王贵(化名，男，34岁)是否特意选择5月20日送锦旗给办案民警，但我从他急于言表的神态和感激不迭的话语中，还是体会到了他别出心裁的良苦用意。

去年5月20日上午，王贵将一面绣有“人民警察为人民 情真意切暖人心”字样的锦旗，送到了怀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指导员潘祝手中，以此表达他对潘祝和事故处理中队全体民警辅警的感谢。

那年1月5日晚，家住怀宁县茶岭镇的王贵酒后驾驶私家车从县城高河回家。20时40分左右，当他驾车行驶至老206国道高河大桥路段时，因饮酒以及雨天路滑等原因，车辆突

盆菊自白

□梅未

没有满溢乡土气息的东篱
没有可以悠然远望的南山
没有我可归去的田园
没有 什么都没有
唯有我的爱和爱的名义

没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迈
没有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概
没有我可隐居的净土
没有 什么都没有
唯有我的爱和爱的名义

我仅有一只花盆
还有一杯属于我的营养土
我也还有视野很小的窗外
还好 我还能拥有
拥有此花开后更无花的骄傲
拥有你的爱和爱的名义



梅子 摄

杀柿树

□聂学剑

在乡下，柿树被称作“铁果圆”。意思是无论是否风调雨顺，柿树总是如痴如醉地挂满了枝头。尤其是年景歉收的岁月，红彤彤的柿子就成了农家充饥的主粮替代品。当柿子不约而同地一起成熟时，农家就把那些柔软得像一包糖样的柿子嚼成柿饼储藏。

忘年交的朋友在乡下房前屋后栽种着五六棵柿树，年年深秋都收获许多硕大无朋的柿子。他会专门选择日子回家去摘，然后，再一一地分送给亲友们品尝。我总是勤劳不劳而获，岁岁获以百余颗馈赠。一时吃不掉，他就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分批享用。“吃柿子要先挑软的捏”，这话太经典，凡是成熟的，都是柔软的那一种。然后，将一批次成熟的柿子与苹果或梨之类的果品混同密封贮藏，这叫催熟。再然后，将稍显生涩的柿子们自然存放，待它们慢慢变成成熟。这样就形成了成熟的先后梯队，可以保持每天都有甜柿供应。

又是深秋时令。在超市里选购柿子时，总想着不可采购太多，那位老兄家的铁果圆又该收获了吧。甚至想着，约一个时间，开车去百华里之外的他们老家去看看那几棵柿树。这竟成了一件若有若无的心事。

忽然的某天午后，收到朋友的微信，说他这段时间在老家趁着农闲建房呢。将原来的老屋就地翻建成两层楼房，周边的几棵老柿树也都被杀掉了。我心里一惊。老屋，

“我去看看。”母子俩正在跟所长反映情况，身后传来一声浙江口音。母子俩扭头一看，这位民警瘦瘦的，高高的，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。

“我叫俞仙芳，是社区民警。走，我去看看。”俞仙芳笑吟吟地介绍着自己。

一个大老爷们，怎么叫女性名字？而且说话也不太懂，能解决问题？奶奶心里嘀咕着，但顾不上多说，带着俞仙芳返回家里。

刚进屋，臭气、酸味交织着扑鼻而来，满地污水中漂浮着生活垃圾，让人不禁作呕。

奶奶有些过意不去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太脏了。”“没事儿，我来！”俞仙芳做出一个让母子俩惊讶的举动——他把外面水管阀门关闭后，卷起裤腿，把管用皮鞋脱下放在门口，脱下袜子塞进鞋里，踩着污水走到下水道裂口处。

看得出来，俞仙芳是爱惜警服的人。出水口仍然在渗水。俞仙芳观察了一番，掏出手巾打起了电话：“王师傅，麻烦你来修理下水管道啊，地址在……”收起手机，俞仙芳和老胡一起用脸盆、水桶把污水舀到水池中，又用拖把把地面清理干净。

正是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，俞仙芳的双手双脚冻得通红。

不一会，修理工王师傅来到现场，俞仙芳又协助他一起更换管道弯头。直到全部修好，才洗手洗脚，穿上警用皮鞋。

“你这个民警真实践。”奶奶过意不去，也改变了之前对俞仙芳的印象，硬要给他烧一碗酒酿打蛋暖暖身子。俞仙芳笑着对奶奶说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您不用客气啊。”说着，拿出一张“警民联系卡”递给奶奶：“您叫我小俞就行了。这上面有派出所和我手机号码，有事儿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会经常来看您的。”

俞仙芳说到做到。此后，他经常到奶奶家坐坐，唠唠家常，说说心事儿。渐渐地，奶奶跟俞仙芳熟悉了，知道他是浙江人，曾在芜湖某部队服役，跟芜湖当地一名女子成了家。几年前转业后，留在了美丽的江城芜湖，走进公安机关成了一名“片儿警”。

俞仙芳的父母远在家乡浙江，冥冥之中他跟奶奶结下缘分，几乎每个周日都来看奶奶。奶奶有什么大小事情也跟他讲，这已成了两代人的默契和约定。

从奶奶口中知道这栋楼年代久了，水管陈旧，经常漏水。之前，奶奶的儿子老胡找人看过，只有更换整栋楼的下水管道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有些居民不肯出钱，奶奶家没有能力承担，这事儿就搁了下来。

虽然这事儿本不属于警务工作，这栋楼的居民可以找人维修，但俞仙芳惦记这事儿，热心的他决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。于是，他带着维修工楼上楼下查看一番，算了一下，更换整栋楼的下水管道需要2400多元。4层共12家住户，每户要摊200多元。俞仙芳跟居民们说明情况，动员大家出资。但是，4楼的一户人家不愿意，奶奶家很难拿出钱，其他住户也有些犹豫。

面对难题，俞仙芳自己带头捐了300元钱，再次挨家挨户动员。看着俞仙芳真的是为居民办实事儿，大伙儿受到感动，纷纷出资，彻底更换了下水道，从根本上解决了漏水问题。

奶奶的儿子老胡是残疾人，没有正式工作，也没有成家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生活困难。俞仙芳四处张罗着，给老胡找了一份小区停车场收费管理工作，还为他办理了低保。

小区里没有正规物业，经常出现小偷小摸、矛盾纠纷。俞仙芳跟社区联手，公开招标物业公

“520”送锦旗

□郑生发

又紧急多方协调，连夜将其转往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。与此同时，出于交通事故案件办理需要，潘祝让医院抽取了王贵的静脉血样送检。后经专业机构检测，王贵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由于得到及时、专业、有效的救治，王贵得以脱离生命危险，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后，他选择了出院回家休养。在王贵住院治疗期间，作为办案民警，潘祝多次前往医院，探视他的伤情，开展案件调查取证，办理取保候审等相关手续，而且每次都对他关怀备至。尽管王贵最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了缓



一场雪

□胡铭

一场雪，很大，在和谐的节日中。

大年初六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在酒店吃饭，室内灯火通明，不经意的一瞥，外面团团雪花狂舞，像要飞进窗内，天空下的夜幕亮光闪闪，一场白与黑的交汇正在演绎。

女儿抓起手机冲到楼下，生怕耽搁时间，前几天就曾有一场小雪稍纵即逝了。不一会，她的头发全染白了，还挺立在那儿，捕捉这一精灵或浮躁或悠闲的瞬间。

第二天清晨，一切大变样，视野下的空间清静明亮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想与运动中的大雪对话。雪花不分地点不分情境，公平地洒向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无遮挡之处，都会有它的触角。雪花稳稳地趴在高高的屋檐上，一片一片的，一层一层的。树枝随风摇曳，依附的白雪总是找准最佳位置荡起秋千。一辆辆汽车裹着厚实的白外套，显得清新靓丽。落到水面的雪花，一刹那便钻了下去，以另一种方式融入自然。蔚然大观的是眼前的一幅幅全景，白茫茫的世界，格外雍容，上下左右连为一体，没有明显的分界线。一色，仅为一色。

雪，还在下，展示自己的形象，迎合寒风的节奏，或悬空扑地，或悠扬而至。它变换心情，调整姿态，无非都是给世间来一场曼妙的装扮。那雪，自豪地撩着你，撩着我。

江边，我常常光顾的地方。在上班之前我赶到这里，看白雪铺就的长江大堤，看柔弱而负重的白树枝，看被大片白色所包围的绵延流水。厚厚软软的积雪，走上去，沙沙作响，回首望一望深浅不一的脚印，才知道我们该为这块土地留下些什么。

小区里，大街上，一双双冻得通红的手不停地忙碌着，大大小小的雪人陆陆续续堆积起来，有鼻子有眼睛，有口罩有衣袋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年轻人弯下腰，以雪为纸，在铺展开来的纯净雪地上，写字画画，深情传递心中的希冀与祝愿。孩童们捧起雪，使劲地揉成一团，随着“嘿”的一声，重重抛向远方。那道弧形线路牵起儿时的记忆，那时我最乐意开雪仗，一仗打下来，几个人的脸上脖子上全是雪球的残骸，浑身湿淋淋的，胸前也感到冰冷。更有甚者，抓起一把雪，胡乱地塞进张大的嘴里，无味又有味。

古往今来，爱雪的人很多，颂雪的诗文亦比比皆是，有赞其高雅圣洁的，有感其率性豪放的，有叹其自由不羁的，也有责其肆虐残酷的。是啊，如何正确审视，离不开特定的环境、时境和角度。其实我也喜欢雪，爱它的飘逸，爱它的纯洁，更爱它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。不同地方呈现不同的模样，有的以壮观闻名，有的以韵味见长，各有特色，我们不妨多出去走一走，欣赏别样的雪景，领略别样的意境。毕竟，雪也是有精神的，有情怀的。

银白色的世界，晶莹剔透，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的美好。原来，雪是真正的艺术大师，无论雪粒、雪花还是雪片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这雅洁的背后是否剔透，是否也藏有一些杂质呢，我想答案是肯定的，只是有所掩饰或人的眼光不同而已。希望一场雪入我们的眼，入我们的心。一场雪，是一次塑造，更是一次洗礼。

雪一点一点地消融，没有任何失落，依然是那样的潇洒、大气，这同样也是我们面前的一道景。

(作者单位：安庆市宜秀区法院)

司，组织居民建立“红袖标巡逻队”，又建立芜湖市首家以他名字命名的“俞仙芳工作室”。

转眼20年过去了，小俞成了老俞。奶奶的年龄也越来越大，三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，也就是老年痴呆症，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，但她始终记着小俞。记得他的好，记得他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、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，记得他实实在在为民办好事……

又是周日的下午，奶奶习惯地靠在沙发上望着门外。眼看夕阳快要西下，那个熟悉身影却没有出现。

“妈，这里有点冷，我扶您到卧室吧。老俞要是来了，我让他看您。”儿子明白老娘的心思，更担心老娘冻着。

“他会来的，会来的……”奶奶念叨着，眯着眼不愿意离开。

“老太，我来晚了。”忽然，那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接着，熟悉的身影来到奶奶身边，握着奶奶的手。

奶奶睁开眼睛，看着俞仙芳。嗯？他的脸上怎么有淤青啊？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奶奶心疼地摸着俞仙芳的脸。

“没事儿。我把一个走失老人送回家，不小心碰到墙了，也耽误来看您了……”俞仙芳解释着。

“哦，好好好，我就知道你来的。”奶奶笑着，两行清泪却流了下来。

门外，冬阳已经西下。天边红彤彤的晚霞，艳艳的，暖暖的。

(作者单位：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)

刑，但他对潘祝毫无怨言，相反还对他热心救助自己满怀感激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王贵心情激动地对我说：“那天我不遵守交规，喝酒后开车出事，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我至今都不敢看当天的事故救援视频，一看到它就感到特别害怕，回想起来也觉得十分后悔。幸亏当天我遇到了潘警官当班，如果不是他，或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我记得我的主治医生说过，如果当时处置不当或者送医不及时，我的下场将会是不死即瘫，哪还有今天这样好好的我？”所以，我非常感谢潘警官，是他救了我，也救了我的家，我和我的家人都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同事们！”

听完王贵发自肺腑的一番话，我也是深有感触，公安民警只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一心意为群众办实事，就会赢得群众的无比信任和由衷赞许。(作者单位：怀宁县公安局)

年三十上午

□李传奎

跟不上，你放心，我还干得动，干得动不干什么？”

那你们聊，我走了。

我比你爸小十来岁，但我好像还没你爸凶。

解放前，我们家就喂牛，解放后，虽然牛归生产队了，但牛还是我们家养。爸爸兄弟两个，都对牛有感情，都喜欢养牛。责任田后，牛又回到我们家来。我们这儿人多田少且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机械耕种不划算，一年到头种地还得靠牛。于是，一年到头，爸爸和牛就把这方圆几里范围的庄稼地犁耙包了。前年初，爸爸突然出现了高血压现象。开始吃药，也常常出现血压不稳的现象。我让他把牛都卖了，不要养了。他答应说，就留了条小牛放着，权当散心。但两个月后，血压稳了，头不晕了，他又买回了两条大牛。妈妈拦都拦不住。电话告诉我时，他已经买回来了。我电话给他。他就一句话，头不晕了，为什么不能养？也许是看电视看的，他居然还找出一个非常“高大不上”的理由。现在到处都养的是黄牛，那是外来种，水牛才是地道的，我就养水牛，不也是我现在常常讲的保持本土品种。我只好说，你们有牛，养可以，但犁地不能再干了。万一拖着摔了不好搞。他嗯嗯。

去年我曾问他，地谁犁的？他说老二犁的。问老二，老二也说是。我放心了。没想到今年他又犁上了。

那位小爹走后，我对爸爸说，你不是对我保证地不犁了么？

老二在外面打工回不来，人家地种不上，我不能看着人家急吧，再说我不是还干得动么？

这时妈妈从厨房出来了，见我和爸爸在说犁地的事。

他去犁地，把我也捎上了。

你去干什么？

今年冬天一时没下雨，地干得很，犁过的地土块大得很，要耙碎。他觉得用土包压在犁上，搬上搬下，重、不方便，就把我喊去坐在耙上压耙。

我们小时坐在上面坐一会儿就被转晕了，还有就是颠。这大冬天的，风冷，你受得了啊？

你爸搞个小矮板凳上面放着棉垫子，坐着还好。

下回不给你们了。我们这样干，还让别人认为我不养你们呢？

妈妈说，老二说回来明年不出去了，这些活就都让他干了。

爸爸说，但我们能干总不能不活动吧？真干不动了，恐怕就不行了，你不希望我干不动吧？明年即使老二为主，但我能干我还是耍干。但必须以老二为主，你就帮他打打下手。

正说着，后门哗啦一下被推开了，外甥女跑了进来。姥姥、姥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们今天都在给你过生日。

她拎着一个大蛋糕。